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三十

四十一代昭儉襲封文宣公○(述郁之子)○(昌明照
之子第七人及第)○(昌庶照之子及第為虞部郎
中)○(昌廣織之子)○(昌弼緯之子及第仕至散騎
常侍)○(昌序緯之子及第仕至散騎常侍)○(昌鵬
織之子)○(邈第五人及第仕至諫議大夫)○(邁織
之子乾符令



四十二代(光嗣泗水縣令陵廟主)○(莊昌庶子晉太
常少卿

四十三代(仁玉長七尺善六藝襲封文宣公後周高
祖謁祠廟令兼監察御史)○(承恭莊之子將作監

讀九代等廿二

一人

八

四十四代(宜幼聰悟本朝乾德四年拜章闕下叙家
門故事授曲阜縣主簿太宗命為星子宰襲封文
宣公)○(憲仁玉次子及第工部侍郎致仕)○(勛仁玉少
子勛長子道輔知鄉郡在具慶下侍立年八十九
四十五代(延世魁梧大度真宗朝襲封文宣公)○(延
澤宜次子及第贈諫議大夫)○(延溼宜幼子知集
州清化縣)○(延之)○(道輔勛長子及第仁宗朝以
剛毅直亮聞天下知諫院為御史中丞請明肅皇
太后歸政天子郭后廢伏閣爭得罪後復召為御
史中丞出知鄆州道病卒)○(良輔勛次子懔慨長

於吏才官至大理寺丞。彦輔幼少子，幼聰悟，性至孝，官至國子博士。

四十六代聖祐襲封文宣公，無嗣，以堂弟宗愿承襲。與聖祐共為一代。宗愿者，延澤之子，博涉壯岸，孝睦。嘉祐中，祖擇之言，前代封孔子後者在漢魏曰褒，成曰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中謚孔子為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乃政封宗愿為衍聖公。舜亮道輔長子，左中散大夫，致仕，著粹籍。宗翰道輔次子，刑部

卷之五 廿二

侍郎，與兄皆鎖廳及第。宗壽良輔長子，承議郎。宗質良輔次子，仙源丞。漢英彦輔長子，幼慧博覽。宗毅彦輔次子。

四十七代若家襲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以弟若虛襲封。若愚宗愿子。若拙宗愿子及第。若升舜亮長子，贈朝奉大夫。若谷舜亮次子，朝散郎，致仕。傳舜亮少子，舊名若古，博極羣書，操行介潔。建炎中興，拜疏闕下，叙家門舊典，始寓居三廡。於是孔氏有因仕而家於雪川新安臨川鄂渚者，皆自衢而分，傳知邠峽撫。

三州有政績自號杉溪選續白氏六帖文樞要紀書有東家雜記杉溪集官至中散大夫年七十五

○(恆)朝散大夫恆朝散大夫忱文林郎恂奉議郎

右宗翰四子○(若)涉若陟若訥若水若晦若時若

宗壽六子○(若)采迪功郎先是崇寧三年詔孔子

後與親屬一名判司簿尉孔宗哲承之宗哲死若

采繼之○(若)惠右宗一二子○(若)璞若盤漢英二

子○(若)鑑若初及第若師若冲若符若鼎若鈇凡

宗毅七子

四十八代(端)友襲封衍聖公○(端)操(端)廉皆端友弟

端字之

○(端)本(端)裕(端)民皆若虛子○(端)弼(端)雅(端)稟(端)

立皆若愚子○(端)中(端)申皆若拙子○(端)節(朝)散

大夫(端)夫(端)義(端)臣(端)智(端)直(端)慤皆若升子○

(端)朝若升子為若谷後宣和四年始以幸學賜第

仕至知臨江軍○(端)問任至奉新丞著沂川集(端)

守(端)已侍杉溪渡江歷官五十年介潔不阿年八

十一(端)位(端)德(端)錄(端)參(端)植(武)康丞(端)隱(江)陵(察)

推皆傳之子○(松)恆之子宣義郎○(淵)將仕郎與

(潜)皆博之子○(堦)忱之子承議○(端)言(端)行(端)字

皆若訥子

四十九代(珩)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珩)璋(珩)玟(珩)皆端
操子○(行)可(玟)皆端已子俱以學行稱(玟)皆奉祠壽
俱八十○(璋)端(玟)位子奉祠壽九十○(璋)玲(玟)瑞(玟)瑤(玟)
端植之五子

五十代(瑄)襲封衍聖公○(珩)瓊(玟)瑤(玟)知和州(玟)璠(玟)璠
(玟)蘭(玟)溪(玟)簿(玟)璠(玟)左藏庫(玟)璠(玟)迪(玟)功(玟)璠(玟)迪(玟)功(玟)石(玟)埭(玟)簿(玟)尉(玟)璠
從事郎(玟)璠(玟)漳(玟)州(玟)錄(玟)參(玟)璠(玟)迪(玟)功(玟)璠(玟)莘(玟)夫(玟)迪(玟)功(玟)浙(玟)東(玟)帥
參(玟)教(玟)持(玟)天(玟)宮(玟)場(玟)擬(玟)登(玟)仕(玟)揆(玟)將(玟)仕(玟)拂(玟)揆(玟)搢(玟)掖(玟)抵(玟)擇(玟)揆
(玟)搏(玟)抑(玟)摠(玟)迪(玟)功(玟)撫(玟)搏(玟)接(玟)掾(玟)括(玟)元(玟)龍(玟)好(玟)學(玟)從(玟)真(玟)西(玟)山(玟)游
進書充(玟)柯(玟)山(玟)精(玟)舍(玟)山(玟)長(玟)從(玟)隆(玟)聖(玟)時(玟)摠(玟)揆(玟)援(玟)仍(玟)拱(玟)篤

前九七九二

九

學有(玟)集(玟)搏(玟)復(玟)之(玟)揆(玟)揮

五十一代(玟)文(玟)遠(玟)襲(玟)封(玟)衍(玟)聖(玟)公(玟)歷(玟)吉(玟)州(玟)隆(玟)興(玟)府(玟)通(玟)判(玟)
(玟)文(玟)述(玟)文(玟)謙(玟)防(玟)護(玟)鄉(玟)井(玟)補(玟)官(玟)文(玟)逸(玟)文(玟)達(玟)博(玟)學(玟)文(玟)洵(玟)文
邁(玟)文(玟)適(玟)文(玟)忞(玟)文(玟)郁(玟)文(玟)恭(玟)文(玟)孫(玟)文(玟)志(玟)文(玟)掎(玟)應(玟)選(玟)應(玟)發
同請鄉舉出官(玟)文(玟)茲(玟)文(玟)通(玟)文(玟)達(玟)應(玟)得(玟)元(玟)龍(玟)之(玟)子(玟)淳
祐(玟)元(玟)年(玟)臨(玟)雍(玟)賜(玟)第(玟)今(玟)為(玟)台(玟)州(玟)有(玟)德(玟)政(玟)應(玟)符(玟)應(玟)禧(玟)應
祥(玟)文(玟)模(玟)登(玟)寶(玟)祐(玟)元(玟)年(玟)第(玟)知(玟)湘(玟)潭(玟)縣(玟)文(玟)進(玟)文(玟)適(玟)文(玟)振
(玟)文(玟)敏(玟)鄉(玟)舉(玟)文(玟)質(玟)文(玟)彬

五十二代(玟)萬(玟)春(玟)襲(玟)封(玟)衍(玟)聖(玟)公(玟)萬(玟)齡(玟)肇(玟)慶(玟)府(玟)推(玟)官(玟)
(玟)萬(玟)鈞(玟)萬(玟)鎰(玟)萬(玟)鍾(玟)皆(玟)文(玟)遂(玟)子(玟)苗(玟)程(玟)萬(玟)里(玟)萬(玟)頃(玟)皆(玟)文(玟)謙

子萬榮萬崇文逸子萬善萬古萬喜萬迥子德祖
嗣祖文邁子和孫監請文志子萬佑萬全隆孫萬
石萬裕萬中庭詠謨言詔諤謂萬忠萬東萬同萬
有孔子嫡派許赴國子監試始於
淳祐十二年七月蔡察院奏詩

五十三代洙襲封衍聖公嘗添差通判平江府○泗
萬齡子○沂萬程子○演瀾淵津言之四子
右闕里譜系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宗翰始以
舊譜鋟板紹興二年四十八代孫端朝逃虜難
南奔生生所資皆失之獨此譜山中人得之轉
以見歸因為序錄紹興五年洪興祖守廣德軍

讀孔氏之廿二

大

刊于郡齋景定三年五十一代孫應得今台州
太守時差添廣德軍通判又附入紹興五年以
後至景定三年云

先聖謚號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誅曰尼父○漢元始元年
六月追謚為褒成宣尼公○後魏太和十六年二
月丁未改謚為文宣尼父○後周大象二年三月
丁亥追封為鄒國公○唐正觀十一年詔尊為宣
尼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為太師○天授元年
追封為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為文

宣王○國朝具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四日辛酉詔加謚為玄聖文宣王○五年十二月壬申以玄字犯聖祖名改謚為至聖文宣王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總章元年二月一日詔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孔子廟○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贈充公○國朝太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封充國公

曾子○唐總章元年二月一日詔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二月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開元

漢孔氏之三二二

十一

二十七年八月贈邲伯○國朝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封瑕丘侯○政和元年以丘字犯先聖名改封武成侯○淳熙編類增封成侯朱文公申明云不審是何年月增封乞檢會○咸淳三年二月升封邲國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國朝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咸淳三年二月升封沂國公配食大成殿

孟子○國朝元豐七年五月追封鄒國公配享先聖位次充國公下

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

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嘗聞大學博士陸鵬升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壓顏子漸次而升爲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言之士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然後設爲公冶長有擊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一爭汝且看他人家女壻蓋蔡卞安石壻而公冶長先聖壻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爲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虛右至今震謹書

十哲從祀封爵

學議論之偏有不容不審者故借為之書

諸弟子從祀封爵

唐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贈曾參分升郈伯聖亭顓孫

師陳伯今升澹臺滅明江伯乙宓子賤單伯三原

憲原伯三公冶長莒伯四南宮子容郊伯五公哲

哀郈伯六曾點宿伯七顏路杞伯八商瞿蒙伯九

高柴共伯十漆雕開滕伯十一公伯寮任伯十二司馬

牛向伯十三樊遲樊伯十四有若卞伯十五公西赤郈伯

六十六巫馬期鄆伯十七梁鱣梁伯十八顏柳蕭伯十九冉孺

紀伯二十曹卹曹伯二十一伯虔鄆伯二十二公孫龍黃

諸孔氏書

九六

伯二十三冉季產東平伯二十四秦子南少梁伯二十五

漆雕斂武城伯二十六顏子驕瑯琊伯二十七漆雕徒

父須句伯二十八壤駟赤比徵伯二十九商澤睢陽伯

三三十石作蜀郈邑伯三十一任不齊任城伯三十二公夏

首亢父伯三十三公良孺東牟伯三十四后處營丘伯

五三十五秦開彭衙伯三十六奚容蒧下邳伯三十七公肩

定新田伯三十八顏襄臨沂伯三十九鄭單銅鞮伯四十

句井疆淇陽伯四十一罕父黑乘丘伯四十二秦商上

洛伯四十三申黨召陵伯四十四公祖子之期思伯四十五

榮子期雩婁伯四十六縣成鉅野伯四十七左人郟臨

淄伯四十燕伋四十漁陽伯四十鄭子徒五十滎陽伯五十顏

之儀五十東武伯五十原亢五十籍萊五十蕪伯五十樂欬五十昌平

伯五十廉絜五十莒父伯五十顏何五十開陽伯五十叔仲

會五十穀丘伯五十狄黑五十臨濟伯五十邾巽五十平陸伯五十

孔忠五十汶陽伯五十公西輿五十如重五十丘伯六十公西蔵

祝阿伯六十蘧瑗六十衛伯六十施常六十乘氏伯六十林

放六十清河伯六十秦非六十汧陽伯六十陳亢六十穎伯六十

申六十張魯伯六十琴張六十南陵伯六十顏噲六十朱虛伯六十

步叔乘七十淳于伯七十唐會七十要止七十於公西蔵其蘧

瑗林放七十陳亢七十申張七十琴張七十五人以杜佑七十通典七十附入

續通志卷三十一

七

國朝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詔封邲伯曾參

瑕丘侯陳伯顓孫師宛丘侯江伯澹臺滅明金鄉

侯一單伯宓不齊單父侯二原伯原憲任城侯三

莒伯公冶長高密侯四邾伯南宮縚襲丘侯五邾

伯公哲哀北海侯六宿伯曾黜萊蕪侯七杞伯顏

無繇曲阜侯八蒙伯商瞿須昌侯九共伯高柴共

城侯十滕伯漆雕開平輿侯十一任伯公伯寮壽張

侯十二向伯司馬耕楚丘侯十三樊伯樊須益都侯十四

卞伯有若平陰侯十五郟伯公西赤鉅野侯十六郟伯

巫馬施東阿侯十七梁伯梁鱣千乘侯十八蕭伯顏辛

陽穀侯九紀伯冉臨沂侯十二曹伯曹卹上蔡侯

二十鄆伯伯虔汶陽侯黃伯公孫龍枝江侯三

武城伯漆雕哆濮陽侯六琅琊伯顏子驕雷澤

侯七須句伯漆雕徒父高宛侯八北徵伯壤

駟赤上邽侯九睢陽伯商澤鄒平侯十郕邑伯石

作蜀成紀侯十一任城伯任不齊當陽侯十二東

平伯冉季諸城侯十三東牟伯公良孺牟平侯十四

彭衙伯秦共新息侯十五下邳伯奚容蒧濟陽侯

三十淇陽伯句井疆滎陽侯四少梁伯秦商鄆城

侯三召陵伯申黨淄川侯四期思伯公祖句茲

即墨侯五雲婁伯榮旌厭次侯六鉅野伯縣

成武成侯七臨淄伯左人郟南華侯八漁陽

伯燕汲沂源侯九滎陽伯鄭伯朐山侯十東武

伯顏之僕宛句侯十一開陽伯顏何堂邑侯十二

瑕丘伯叔仲會博平侯十三臨濟伯狄黑林慮侯

五十平陸伯邾巽高堂侯十四汶陽伯孔忠鄆城

侯十五重丘伯公西輿如臨朐侯十六祝阿伯公西

歲涂城侯十七衛伯濂瑗內黃侯十八乘氏伯施常

臨濮侯十九清河伯林放長山侯二十沂陽伯秦非

華高侯二十一潁伯陳亢南頓侯二十二魯侯申棖文登

侯六南陵伯八琴牢頓丘侯八朱虛伯八顏噲濟陰

侯九淳于伯七步叔乘博昌侯七

崇寧元年封孔鯉為泗水侯七

大觀四年九月十二日詔封公夏首鉅平侯三十

后處膠東侯三十公肩定梁父侯三十顏祖富陽

侯四十鄒單聊城侯四十罕父黑祈鄉侯秦相馮翊

侯原亢樂平侯樂欬建城侯廉絜胙城侯

政和元年改封邑犯先聖名者瑕丘侯曾參改武城

宛丘侯顓孫師改潁川侯龍其丘侯南宮緇改汶陽侯

楚丘侯司馬耕改睢陽侯頓丘侯琴張改平陽侯

續孔氏之廿二

二

諸儒從祀封爵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戊寅詔封魯史左丘明瑕丘

伯七十二政和齊人公羊高臨淄伯七十魯人穀

梁赤龍丘伯七十三政和秦博士伏勝乘氏伯七十

六漢博士高堂生萊蕪伯七十九江太守戴聖琴

丘伯七十政和河間博士毛萇樂壽伯七十淮南

太守孔安國曲阜伯八十中壘校尉劉向彭城伯八十

一後漢大司農鄭眾中牟伯八十河南杜子春絃

氏伯八十南郡太守馬融扶風伯八十北中郎將

盧植良鄉伯八十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八十九

江太守服虔發陽伯八十侍中賈逵岐陽伯八十

諫議大夫何休任城伯九十魏衛將軍太常蘭陵亭

侯王肅贈司空九十尚書郎王弼偃師伯九十晉

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杜預贈司徒

九十豫章太守隨甯新野伯九十

元豐七年五月詔荀况封蘭陵伯七十揚雄封成

都伯八十韓愈封昌黎伯五十

寶慶二年正月追贈太師朱熹為信國公紹定二

年九月改封徽國公百單

淳祐元年封周頤汝南伯九十張載郡伯一百程顥

清江先生言

一

河南伯九十程頤伊陽伯九十並列從祀

景定二年正月封張栻華陽伯百單呂祖謙開封

伯百單並列從祀

咸淳三年正月邵雍封新安伯九十司馬光已封

隕國公百單並列從祀

先儒賜謚

國朝嘉定元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熹特賜謚明

年博士章棣謚曰文忠考功劉彌正覆謚曰文○

嘉定七年八月知潭州衛涇請為南軒先生張栻

賜謚博士孔焯考功揚汝明定謚曰宣

嘉定八年知婺川丘壽雋請為東萊先生呂祖謙
賜謚博士孔煒考功丁端祖定謚曰成

嘉定九年潼川運判魏了翁請為濂溪先生周頤
賜謚太常丞臧格考功樓觀定謚曰元

嘉定九年禮部侍郎任希夷請為二程立謚太堂
丞臧格考功樓觀定謚明道先生程顥曰純伊州
先生程頤曰正

嘉定十四年知潼川府魏了翁又為橫渠先生張
載請謚博士陳公益請謚達禮部侍郎請謚或明
或誠了翁入為太常少卿定謚曰明

右先聖謚號及從祀及本朝先儒封爵皆邵武
軍建寧知縣三山陳炤稟類咸淳九年癸酉九
月九日刊于建寧縣學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三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周子太極通書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
訓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
所以畫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
極之原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辯析
其精微正將以歸宿於其人而豈談空之謂哉象
山陸氏嘗以無極二字太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
之遂疑其非周子之真今觀圖之第二圈陰陽互
根之中有圈而虛者即易有太極之體也其上之
一圈即挈取第二圈中之圓而虛者表而出之以
明太極之不雜乎陰陽單言太極之本體也單出
本體於其上初無形質故曰無極而太極所謂無
極者實即陰陽互根中之太極未嘗於太極之上
別為一圖名無極也恐不必以他書偶有無極二
字而疑之惟洞見太極之理以自求無愧於人極
之立此則周子所望於學者耳

晦庵講明無極此二字雖老子之所有而人皆知
非老子之學象山辯駁無極雖斥其為莊老而人

反譏其穎悟類禪學而禪學即源流於老莊此固
非晚學敢議其實老子之言無極指茫無際極而
言周子之言無極指理無形體而言象山高明豈
不曉此一時氣不相下姑爲此言異時祭東萊自
悔鵝湖之會輒復妄發則象山之本心爲可知

太極之理至精而太極之圖難狀得晦翁剖析分
明今三尺童子皆可曉遂獲聞性命之源以爲脫
去凡近之基本即盍反而實修其在我者矣或乃
因其餘說或演或辯浸成風俗不事躬行惟言太
極嗚呼周子亦不得已言之孔子惟教人躬行耳

日少北三

者需

一

一

通書 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
之誠即人之所得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
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即所得於天之誠也
誠幾德章居第二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
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
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爲聖人其妙
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
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爲聖
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
動爲第五動而得其正爲道故道爲第六得正爲

道不淪於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之者師也故師
為第七人必有耻則可教而以聞過為幸故幸次
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又次之師以問之矣思
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又次之凡此十章
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為學問之本所以修己
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為上與
天同功也治為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
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為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
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為善蓋聖賢繼天立極
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

道德性命之貴而毋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
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
可為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為人心計也至矣

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於世者或累千百言而
僅一二合於理或一意而敷繹至千百言獨周子
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著易詩書語孟之流
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
之未發未有功於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
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本朝理學闡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

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襟莊誦之為
快何啻蟬脫塵泥而鵬運青冥哉謹按通書慎動
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
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愚竊意慎動常有
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即為道周子本意恐亦
止此若謂合乎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
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
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曰休小人曰憂晦
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
勝之善故憂愚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為憂果
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
小人飾偽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
之所謂勞者耳姑併誌之以俟知者問

通書稱禮先而樂後又云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
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
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愚謂此與虞廷命官
終以典樂之意合自魯生有積德百年然後禮樂
可興之說儒家者流遂挾禮樂之文物制度為希
世盛事以傲一世謂非我莫能致如王通氏是也

至柳子厚又矯其弊稱樂不能移風易俗較之周子之書彼皆所謂野人議壁者哉

周子後錄

遺事十五條。濂溪為南安獄掾程太中一見知非常人二子年方十五六聞其論道即厭科舉業此元氣胥會之一機譬之出世道則風雲際會之象也天實為之豈伊人力也哉其相與授受之要在尋顏子樂處與所樂何事顏子之樂則周子於通書固嘗言之曰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大者性命之源道德之至尊至貴小則所謂芥視軒冕塵視金

一書九三

諸信

卷之三

王者也天然故唼風弄月自然不勝其樂如吾與點也之意亦正由浴沂舞雩脫然自有真樂不見大國足民小國為相區區必於有行之為滯累耳周程之相與領會其大若此而其剖示於通書者又顯著若此後世有能篤信而自得之其樂豈有異乎哉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處以至於六合之外則周子高明而博學窮極造化自然超詣學者未宜過而問也顏子所樂之處實吾心固有天地所安之處於人事無關

遺文。拙賦有再使風俗淳之意大林寺詩云天風

拂巾袂縹緗覺身輕有蕭然出塵之意養心亭說
充廣孟子之說以極於聖釋菜祝祠推明聖德之
久以同乎天愛蓮說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
貴可愛可求者無加於道德而芥視軒冕塵視珠
王者也

事實一編晦翁蓋集潘誌蒲碣爲之其間取舍皆有
意而復取黃太史之說終之以其最善形容有道
者氣象也義理雖備於太極通書而世或莫之能
曉二程雖因之以發明道學而未嘗表章其書晦
翁於堙墜混淆之餘極討論決擇之力故其於事

實不過兼取二氏以存證而辨正尤詳於跋語然
皆爲周子後錄設也已復更端錄二程之語四章
而後提通書以終其說或者晦翁衛道之意於斯
乎在矣大抵二程本學乎周子而當世猶未皆知
周子之道通書本發明太極而或者反又誤攻太
極之非故錄程語者所以證通書證通書者所以
證太極圖晦翁拳拳衛道之意儻在於斯乎若曰
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
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竊意
該括通書莫此爲要而所以警悟人心者至是益

簡切著明矣

後錄補遺遺文凡二十二皆蜀人度正編求於故家遺俗之傳梯訪於高崖危磴之刻亦可謂忠厚之至者矣公之文不特詩文書帖見錄而賀傳者之名刺亦見錄公之文所及不特親黨交游見錄而守墳之周興全家姓策皆見錄然則片言隻字餘音遺跡使後世皆寶愛之而不忘此其所本固自有在而世之富貴人借儒求名自爲巨編以供人酬詬之用者亦何愚哉

濂溪年表。先生生於

真宗天禧元年丁巳終於

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七幼孤依舅氏鄭向奏補歷官分寧簿南安軍司理郴令桂陽令知南昌縣合州判官通判虔州永州攝邵州事廣東運判擢提點刑獄以病乞知南康改葬其母乃上印分司南京二子壽燾後皆登第壽官至司封燾至待制先生之學傳二程四傳而至晦庵南軒始注釋太極圖通書以推大先生之學晦庵之門人度正又訪舊聞以爲此表附載孔文仲蘇文忠黃太史之稱詠而辯或者謂圖出於陳搏說本於老子學傳於鶴林壽涯者皆非且備錄魏了翁請謚臧

格定謚樓觀復覆謚之文所以發明先生不闡理
學有功萬世者甚悉謚之曰元蓋嘉定十三年六
月云○魏鶴山請謚二書可以成誦臧格發明謚
元之意其用工於先生之學甚深非世俗文人可
及特恐末後稱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頗覺抑揚
之過耳昔孔子歷聘天下從游三千然非後世子
思孟子則不能發明其盛蓋陽之暢也暮春日之
顯也中天天下事未有不待乎父者周子之學雖
傳於二程實顯於晦翁凡今世之能言周子者皆
晦翁緒餘也而可貴潘興嗣之知周子不能如今

日乎且潘不特誌先生之墓也先生母夫人之墓
實先生請其誌竊計先生平日之所敬實無以加
於潘如蒲宗孟雖一時聞人而其爲先生之墓碣
晦翁不之取而取此竊計晦庵所取以證先生之
圖說者亦無以加於潘自古有道之士堙沒無聞
於世者多矣豈可以潘之功業不見於世而輕加
詆訾且不特圖也濂溪在當時亦何嘗如今日之
顯顯其曰善談名理此亦正言先生之實太極二
氣五行之說此正名理之深者亦不可以名理二
字晉人嘗有之而例以爲非且其言曰作太極圖

易說易通數十篇作之一字鑿鑿然可知此圖之
創出於先生潘乃先生平日交游之舊所載無非
實錄近世誤攻太極圖者惡潘誌之害已也故鄒
潘今尊信太極圖者亦從而鄙潘耶藉曰以誌屬
潘爲出於先生子弟以母夫人誌屬潘者實出於
先生又果何說耶定謚之文知先生者也惟斥潘
一語乃與晦翁相反愚故不容不言之若覆議援
王通太極合德爲言且曰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
乎太極此與周子之說不同則不必言可也

附錄

○世州三

書信

丁

潘誌語平意密蒲礪若視先生爲物外人所載稱美
熙寧新政之家書當是先生望治之實意蒲非敢
誣也前輩疑之蓋見新法旣壞爲賢者諱耳

邵州復學靜江祠堂廣東憲司祠堂皆南軒爲記

晦翁記先生江州書堂以天所界爲說曰不繇師傳
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嗚呼大哉言乎其
記韶州祠堂之說曰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
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其
記隆興祠堂之說曰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
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天地萬物之理

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
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其記邵州祠堂
則舊以張九成侑祠而更闢以特祀其記袁州祠
堂則以胡文定魏按嘗請祀二程而未及先生其
記婺源祠堂則欲人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
力行之南軒之爲記多言其發端之功西山真氏
之爲記多言其講明性道教之功鶴山魏公之爲
記多考訂古義以祠其師爲非古且痛惜學者徒
尚虛文而不能行若夫先生之譜系鄉井祠堂本
末則龔維藩之記爲詳凡集此者皆度正云

程氏遺書

卷一蓋李籲字端伯所錄而伊川嘗謂得其意者○
二初呂與叔從張橫渠張死而入洛所謂東見錄也
附東見錄亦與叔所記○三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四游定夫所錄○五六七八九皆不知姓氏○十洛
陽議論蘇昞錄○十一劉絢質夫錄明道語○十二
劉質夫錄明道語○十三十四皆劉質夫錄明道語
○十五闕中學者錄伊川語○十六己巳冬所聞不
知何人所託○十七亦不知何人所記或云周行己
或劉安節皆永嘉人

程氏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微言
奧旨特散見於門人之集錄賴朱子起而搜逸訪
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已類而為近思錄
矣然朱子之錄近思必丁寧學者更求之全書及
考其所編全書乃稱伊川自謂惟李籲得其意故
以為首篇且反覆詳論謂失之毫釐則其繆將有
不可勝言者然則學者之讀遺書全編其又可不
謹乎自今觀之孔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錄則謂
晚年不遇不復夢見鮑若雨所錄則謂若曾夢見
大段害事夢周公何害事之有殆惑於異端真人

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若張之近人情賜不受
命一也游定夫所錄則謂不受天命不知姓氏所
錄則謂不受爵命子貢蓋嘗結駟鄰國矣何嘗不
受人之爵命是或者之錄不如游之得事實乾坤
六子之說一以為乾坤退處而用六子一以為六
子之用即乾坤是甲之錄不若乙之通養生延年
之說一以為人力可勝造化一以為天命不可損
益是前之錄不若後之確善惡之判曉然也錄者
謂惡亦不可不謂性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雖
窮極底蘊之辭然恐不若直言擇善之為徑鬼神

之事難明也錄者謂風蕭然起於人心之怖畏又謂雷擊人起於惡氣之相觸此雖曉諭世俗之辭然恐不若泯於忘言之為得謂以心知天為未然而謂心即是天固於知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道不可離為未然而謂道豈有可離不可離何其蕩無繩墨也此暢潛夫之錄朱子注其多非先生語歟以至誠贊天地為未足而云同此一誠何助之有固於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謂謹禮者不透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元承之錄朱子又注其為別本所增歟洒掃應對與佛家

默然處合此殆言工夫之始耳程子平日之言本片佛學之無用而謂吾儒自洒掃以上便是聖人事也敬其心不接視聽此殆指收斂之極耳程子平日之言本主視聽之以禮而片禪學之絕耳聞目見為喪天真也大抵孔孟之學大中至正之極而二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言不幸世之黠者借佛氏之名售莊列之說蕩以高虛舉世生長習熟於其間而不自知聞程子之說稍不加審則動必陷入於彼今欲辨程錄之真偽無他亦觀其於孔孟之說相合或於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程門

高第才莫過於謝顯道何其所錄程說之可疑亦莫多於謝顯道耶第一條所錄以鳶飛魚躍爲活潑潑活潑潑何等語求之孔門准見其云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耳第二條言切脉第三條言觀雞雛而皆指以爲仁切脉觀雞殆於機觸神悟求之孔子唯曰居處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爲仁之端耳謂堯舜之事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其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戒異也謂與善人處壞了人何其與母友不如已者之意殊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爲儘好謂老氏谷神不死一章爲最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日之言亦粉澤於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揚子雲有言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愚亦謂合於孔孟者程錄之真異於孔孟者程錄之誤

道與德爲虛位

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吾儒即仁義而爲道德此毫芒疑似之間韓子將辭而闢之亦難乎其言矣故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道德爲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實不同儒者以仁義而居之則道爲君子之道而德爲吉德老子舍仁義

而欲居之則道乃小人之道而德乃凶德耳其立辭之精措意之工剖析是非之要切似未有過於虛位之說也程錄非之豈亦門人之誤歟合俟知者而請焉

周亞夫軍夜驚

軍夜驚而亞夫不動善矣程先生以爲軍猶驚何耶亦未得爲盡善愚謂小人羣睡偶有驚魘而衆隨之此類多有乃出不測亞夫能使身之不動安能使人之不驚若行軍而有驚擾則可責主帥之未善耳古人倉卒處變難能之事後世平居暇日加求全之毀若此類甚衆如程先生特借此以明事理之極耳後學未易輕言也

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高祖羽少師曾祖希振虞部祖通贈開府父珣太中先生生而秀異未能言能指金釵墜處十歲能詩賦彭思永許妻以女中進士第主鄆縣簿南山石佛歲傳其首放光先生戒其僧俟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均田稅塞潰堤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見人

黏飛鳥取其竿折之移普城令教以孝弟忠信為
監察御史裏行與荆公議不合求補外差京西提
刑辭改鎮寧軍判官屢平反重獄塞曹村河決監
京西竹木務知抗溝事除焚舟之賊朝廷除田稅
獲除者皆頑民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
而足於是惠澤始均爭王中括牧地曰民徒知今
日不加賦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矣監汝州
酒稅 哲宗嗣位召為宗正丞未行以疾終先生
少從周茂叔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子端

慤端本

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於韓持國而文潞公
題其墓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
范城孟厚尹焞又薄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為邵溥
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為年譜云

程氏外書

朱公按錄拾遺大率言詩多於字上求意物上求義
其於一之日二之日不謂變月言日云猶今之道
如何又如何此說亦異於衆

陳氏本拾遺多說論語其合錄者已見晦翁集注

李參錄拾遺以望道未見爲望治道太平恐於本文

有增

馮本拾遺云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易又云論孟只剝讀便自意足愚謂此皆切當之語與他錄有疑似者不同

羅氏本拾遺云文意雖解錯而通理者不害

胡氏本拾遺溫公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謂侯仲良曰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門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尹子親注云此段可疑蓋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錄亦載伯淳與

介步廿三

苦傷

一六

李參錄

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可以爲疑也豈程氏自有此論尹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未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以服熙寧諸人之心必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

侯師聖以明道先太中而卒故立廟自伊川始以伊川子端參主祭

游氏本拾遺王者天下之義主也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

春秋錄拾遺謂書母弟爲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

父人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謂廟贖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謂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余謂此極論也然中字合作鯁字。先生未嘗乘轎云分明以人代畜鳥謂此佛氏之戒為佛者皆犯之吾國之貴者老者恐不可免餘當以先生為法。謂釋氏之說其歸欺詐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為幻而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柰何不下愚謂以此責異端皆事實彼亦心服

時氏本拾遺或問劉蕡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遜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按此卷可疑者在首章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之說為是

傳聞雜記

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

大明於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盜鑄息實官鹽寧減價則
鹽課增又謂溫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
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
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惑世
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
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柰何恐不可赦小
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

伊川書

卷一

八

伊川書

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 南渡雖 南渡又未必
人心戴 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黃金楪
二十兩詰朝遂歸

謂孟厚不治一室學不在此洒掃潔淨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臟腑
曰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含以示嬪
御令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
云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
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必常備

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凡皆明道云然嗚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某在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字及數學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程氏經說

書解。使所謂大道說有羲黃之書乃許行謂神農之言陰陽醫方謂黃帝之說此聖人所以去之常

日抄卷二

諸儒一十九

正名

道亦去其二蓋為治有迹有史官以志自堯始耳

事之最大在推測天道以授人時既已迎日推策之復考中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其它庶事總云允釐百工

謂繇之惡公議隔而人心離

納大麓為總錄庶政愚意恐合依文公說

詩解。摘篇全解發明義理為多惟託興上求義處恐太實耳

赤芾三百言其多爾曹國之小安得有三百之多左傳乘軒者三百人因此詩也

朋酒朋聚以饗

鉦人擊鉦者代鼓擊鼓者

箴如鍼砭之刺病

文王侵廣土疆自阮始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愚謂皇矣詩人紀實之言伊川平心之說也近世形容文王無此事是待之過高而曲爲之辭其源發於歐公之泰誓論

春秋○傳序原鴻荒至漢唐世變詞約義精善言春秋者孟子之後唯先生一人而已傳止桓公九年餘以先生平日議論嘗及者附足之

介抄卅三

諸儒一覽二十一

綜

謂周正月非春也建子言春者假天時以立義耳愚按此亦舊說必從先生不欲輕改然有可疑者蓋若謂冬爲春則人事與天時皆不合或者建寅爲正正月爲春古今所不可易所謂改正朔云者不過各於其所稱歲首月朝聘祭饗以示更新如商之建五十二月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漢初建亥十月也漢史亦書冬十月未嘗改十月爲正月以此而推春秋之春正月恐即自古及今之春正月安得以十一月爲正月而又就以十一月爲春耶且詩作於周如四月

維夏六月但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非夏正月
今一書作於周末十二月之間中星候蟲亦無一
不用夏正惟孟子稱七八月之間旱世指爲夏正
之五六月然禾稼早晚所至不同今江浙間十月
穫稻而七八月間苦旱者甚多如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殆亦冬寒而濟涉耳惟小戴禮之
雜記有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若可疑者
然此書出於漢儒恐因周以建子爲歲首遂追稱
正月未可知漢改正朔兒寬等議曰帝王必改正
朔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此其證矣姑

舍是而就春秋言之春秋書秋八月大閱時也今
因以八月爲六月遂曰盛夏大閱妨農害人書冬
十月雨雪亦時也今因以十月爲八月遂曰建酉
之月未霜而雪此類安知非經文本用夏正不過
據實而書耶至若當時書法亦豈後世之所能盡
知先生亦因自昔凡例之說而載之耳若書王於
相之元年曰以其弑立故正以王法於二年曰以
宋督弑立故正以王法於三年不書王則曰以相
無君故不書恐亦隨事意之耳夫弑立尤無君之
大者也向使元年二年不書王則併爲其無君而

不書亦豈不可乎如書即位於隱莊曰不正其始不書於閔僖亦曰不正其始不書於桓宣定之書即位則以爲弑君而自立故書恐亦隨事意之耳若以不正其始者不書即位則三君尤爲不正始之大者又反可書乎桓之有年宣之大有年恐皆慶事之不容不書爾若曰桓宣不應有而有之故書其異將治世永無水旱而亂世常必飢歉乎有年旣以異而書則水螟無禾麥之類當爲春秋之常何爲而亦書之他若侵伐必曰責常在被侵伐者書入亦曰責在受其入者其說以爲上不能告

之天子下不能告之方伯而私與之戰也然古之天下難以後世兼制天下之事逆之也彼諸侯者非郡縣比各土其土各民其民有王者作不過以禮相與王室一衰即勢不行周旣東遷自保不毀豈能復命方伯以討不軌使小國見侵於鄰不與之戰而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則茫如訴之鬼神國已奄忽爲墟宗社之祀絕矣且世有倉卒被寇者救禦惟恐不亟乃責其不以聞官府而私自逐寇揆之人情恐亦未必然嘗謂春秋大義如尊主賤霸崇仁義而賤功利尊中國而外夷狄此先生

所謂炳如日星者蓋天下萬世綱常之所賴其餘
微辭奧義豈易推測自昔春秋家凡例之說豈易
一一爲之辭惟平心易氣隨其事而讀之善惡自
見而勸戒存矣

論語○自學而止子罕麻冕章皆先生所作論語說
辭約義精多晦翁集注所取爲據者自後乃其平
日議論所及○孟子止盡信書一章亦議論云

禮記○明道改正大學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
止字者聯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下然後及古
之欲明明德一章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
川改正大學則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康誥曰
之前

程氏文集

明道表疏○明道事 神宗初疏乞定君志用正人
次乞修學校尊師儒次論王霸皆根本之論其要
尤纖悉於養士養賢之節目意者亦念人情之不
古伊欲變化士習非徒法之所能行故先以君志
而後及之歟有曰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
貽深慮竊謂嘗之於疾此尤劇證人主所宜力救
者也其乞留罪以載免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云

廷以儒術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業之士益難自進矣其諫新法二疏云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又云設令僥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尤非朝廷之福其議論得大體如此

答橫渠定性書略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事至而順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其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足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試策問春秋專主唐陸淳得啖氏之說曰紀師無曲直之辭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謂禘為王者之祭非周公之志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書次於郎言非有俟而次則已將為賊爾

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較之堯夫擊壤集則堯夫為自私其樂者矣

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行狀先生外舅也公八九歲得金釵伺訪者還之海水敗台州公以睦州倅往撫

之築城為永利為湖北濟黜守令各一人而入州
知畏至蜀治二盜而人畏法初為御史論濫恩後
拜中丞助蔣之奇言大臣陰私罷

程郎中璿通判和州刑蔡之妖尼惠普移温州置神
惟李洞元者於法

幼女澶娘病豆瘡以藥利之死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
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復走吳適楚過
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及其益老
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達乎萬

日北九二

諸儒

七五

亦五

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其與人言必依
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

華陰侯先生誌銘。先生名可以氣節自喜從孫威
敏公征農智高得官熙河未開為韓魏公馳諭渭
源酋豪開地八千頃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親
愛先生謀釋而歸之戎人感服二程其甥云

伊川十八上

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

應聘為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
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尚
幼惟以培養為急耳其他論議薄葬代呂公

著上 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
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爲
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顏子所好何學論謂其學以至聖人之道養魚記蓋
因物感人歛袂詩序謂以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
爲踈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

論賑濟令宿戒晨入午與食申出之日得一食則不
死力能自營一食者不來當活數倍羸弱者稀粥
兩給氣定然後一給飯粥須親嘗恐入石灰

蔣堂守蜀衆所不樂者三事減邀樂毀淫祠伐江濱

廟木修府所謂衆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
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

伊川爲家尹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謂講明聖人
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廣其傳益廣故雖身隱
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
則一也

答橫渠書。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厚之氣更
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代富公奏謂 昭陵壙中爲鐵罍重且萬斤以木爲
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願奉 太

后合祔因得撤去鐵罩

答朱長文書勸勿多作詩文

上韓持國求為明道誌述云相知者雖多能知其道則鮮有文者亦衆文足以發則鮮能言者非少足以取信則鮮

答楊時書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昏禮六納采者謂壻為女氏所采問名者問所娶女子之名納吉者謂卜得吉兆以告納徵者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請期者實告婚期成婚者告迎

於廟

首儒

卷七

范序

葬法決疑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時只有姬姜二三姓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以同韻相求至以柳姓為宮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亦有一姓分屬宮商復姓數字徵魚不辨夫姓之於人因邑因官若用祖姓則數經更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是吉凶隨時變易也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皆是夜半又曰巳亥日葬凶今按春秋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

先太中嘗知龔鳳磁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廉謹寬和孜孜夙夜年七十致仕自爲墓誌壽八十五子孫就其缺處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終葬月日云

太中家傳太中弱冠寓黃陂奉養諸母教撫弟妹以口衆不能偕行不赴調文簡公爲請於朝就注黃陂尉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旣嫁乃赴調後知龔州投歐希范之神於河知沛縣遇水募布豆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遂不艱食有自稱僧伽弟者杖而出諸境知磁州冰漸成花卉之狀郡官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知漢州吏白殺青而文見公不應哀呼佛光見公不動新法行抗議移疾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上谷郡君家傳

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不喜答朴奴

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嘗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人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

不知也行而或踣曰汝若徐行寧至踣乎嘗絮羹
曰勿求稱欲長當如何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
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守多恠家人
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
推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言恠亦不復有願兄弟
幼時夫人勉之讀書並書一行前曰殿前及第程
延壽次曰處士知之童穉中矣

自孔孟沒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董仲
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
論之正迨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

命之根抵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
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
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
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然孔子於性理舉
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
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於孟子至
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顯其意
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
不幸與禪學之道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
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

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嗚呼危哉故二程固大有功於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於程子

伊川至論

伊川至論者紹興六年四月建陽施孫碩所序而麻沙鎮刻本也余為兒童時見先君子手書伊川先生常語六字於帙面而口授大指於余余時未能盡曉也近歲宦學四方盡收伊洛諸書日加點勘乃無伊川至論之目因遠取於家山之萬松庵而參校之其書凡十二卷其一日語錄首以性靜可與為學之一條今於晦翁所編程氏外書朱公拔拾遺一卷見

伊川至論

卷之三

三

之其二亦曰語錄首以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一章今於晦翁所編程氏遺書第十一卷之中至十二三十四卷見之其三亦曰語錄自第六條為飛魚躍之語於遺書第三卷謝顯道所錄見之四卷至六卷則散見今遺書中而第七卷載周子通書綴以太極圖圖與通書合而為一足證晦翁之說而解陸氏之疑但通書中明通公溥作明通行傳云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行行則傳又太極圖初圈象無極而太極者其下注陰靜字第二圈象陰陽交互者其下注陽動字太極說之起處亦缺四字如太極動而生陽太

極字止用之字靜而生陰靜字亦用之字恐太極字
連綴上文之太極靜字亦連綴上文之靜元本用二
畫連綴而二畫之二字與之字相近故傳者誤作之
耳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世傳以爲康節書者不知
何爲亦勦入其中兼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讀書記以
此書爲邵伯溫僞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
語爲先儒所取餘多鄙俗其伯溫得家庭之說而私
附益之明矣第九第十皆曰河南語錄與今遺書第
十一卷劉質夫所集師訓多同十一十二皆曰入關
語錄與今遺書第十五卷入關語錄亦同若其第一

第二卷說詩說易亦於外書拾遺中間見

余按程氏之書晦翁搜括大備拾遺之外又錄傳
聞雜記者二十家今至論一書集於晦翁之前而
刻梓亦出於晦翁之寓里晦翁安得反獨不見亦
安得見而反獨不言是未可知也竊意晦翁未集
遺書以前此書始爲程門大備之書兼施孫碩之
序此書有曰孟氏之後獨伊川以孔孟爲師以正
心誠意爲本體之足以修身事親推之足以致君
澤民學者能深求其旨而篤信之亦趨聖域之徑
路所論若此又豈近世談虛空與事文墨之士可

望其鬚鬢故記其與遺書略異者以俟知者問焉

橫渠正蒙

氣塊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太和篇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日月五星逆天而天并包乎地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月陰精反乎陽故右行最速日陽精質本陰故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金水附日進退而行存乎物感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比日而微故

著儒

卷二

其遲倍日亦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此一歲寒暑之候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

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參兩篇

愚按造化難測橫渠思索寂精辰象隨天而進

反成逆行此理於雲暈月駛可驗

動物本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動物篇

愚按賢才出子孫才亦氣日至而滋息之類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大人能盡其道故
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並誠明篇

愚按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
精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別尤淨
不得已而後為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中止篇

愚按此卷有大心篇語雖驚人本旨欲以心體

中庸卷之三十一 諸儒一廿二

萬物則於小心之義自並行而不相背至謂夫
子惜顏回未得所止未知經意果如何恐亦是
進而不息之義耳

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聚首順以事君親不愆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有德篇

右六卷七卷中精語也六卷言論語八卷說易
九卷說詩說禮間與近世諸儒說未合似有思
之太遠者

浮屠說熾傳中國使英才聞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

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道之詞翕然並與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右乾稱篇

愚按乾稱篇始於西銘終於東銘至若闢邪說則此章極爲痛快然學者至今無一以爲然良由不學不思耳悲夫流俗之陷人如此哉

橫渠理窟

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周禮篇

卷之三

者儒

北四

愚按周禮豈獨盟非周公之意哉盟詛出於後世則周禮恐未必盡作於周公橫渠好古之切故爲委曲回護如此而又以詩書次周禮焉

宗子之法廢則朝廷無世臣今日大臣之家且可行宗子法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宗法

愚按此意厚矣然古者諸侯卿大夫以世襲故其法易行且以防僭奪故其法最當嚴耳

學者先須去客氣先須溫柔此皆變化氣質之道宜氣質篇

愚按理窟一書惟氣質篇最於學者有益

心苟不求益雖與仲尼處何益氣質

心不在焉雖學無成學須深沉非淺易輕浮之可得義理

讀書則此心常在義理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長益凶很只當來未嘗為子弟之事

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學大原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愚按以上皆示學者緊切處

心清時常少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

然恭謹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

心洪放如天地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學大原

愚按此皆先生養心用工處無靜坐把捉之苦

最可法舍此而言心則易入禪學

眾人皆台安得不台

天下大患只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糲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弃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鄙惟義所在自道愚按安得不台和也不畏人非笑自立乃如此

橫渠語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學禮則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使自然脫灑

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為己任
凡所議論率多起卓至於變化氣質謂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非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
敬言教後學最為切至者以學者宜何如其遵體
哉若夫篤信周官謂可與行於今日則未知先
生見用果何如似恐出變推以自昔聖人亦不
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
測陰陽造化談清虛一大初學未當過而問不
敢盡抄類云

